



# 江洋龙:侨二代的中国心

□ 张生

江洋龙 1941 年出生于日本栃木县足利市的一个中国家庭。父亲江纪钰来自福建福清,早在 1920 年 16 岁的时候就来到日本,起初在九州谋生,后来全家迁至栃木县足利市。

“虽然当时周围只有我们一家中国人,但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庆祝,反而对日本新年没有什么印象。小时候父亲经常会跟我们兄弟几个说起中国的事情,教导我们只有中国变得强大,中国人才不会被外国人欺负。”从小来自父亲的言传身教在江洋龙心中慢慢扎下“中国心”的种子,这颗种子在之后不断生根发芽,并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 中国留日同学会

日本战败后,比自己年长 13 岁的大哥江克清前往昭和医专(昭和大学医学部)、年长 7 岁的三哥江福麟前往中央大学土木工学专业学习。两位长兄都住在当时位于东京世田谷区的中华青年会馆学生宿舍。

小时候的江洋龙经常听每个月回家的哥哥们谈论关于中国留日同学会的事情,翻阅他们带回来的《中国留日学生报》,江洋龙由此了解到中国留日同学会的存在,原来日本各地有很多像自己一样的华侨子弟。

1960 年,高中毕业的江洋龙与双胞胎弟弟江洋虎一同前往东京,住进位于文京区的中国留学生宿舍“后乐寮”(现中日友好会馆)。后乐寮原名为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

是日本侵华时期的产物,用于为日本军国主义培养人才。战争结束后因为会馆无人管理,学生们开始对其进行自主管理运营,并改名“后乐寮”。

当时日本外务省成立财团法人善邻学生会馆,企图将居住在此的中国人留学生、华侨学生赶出宿舍。为了保卫后乐寮,中国留学生与华侨学生们与日本政府展开了数年的斗争。作为当时后乐寮入住学生之一的江洋龙,也参与到这场保卫后乐寮的斗争之中。

1962 年,在中日友好人士以及东京华侨总会的帮助下,关于后乐寮的问题终于达成和解。时至今日,后乐寮早已成为中日友好的重要象征。

江洋龙说,1960 年他在东京华侨总会观看了中国电影《国庆十周年》,影片里中国人民在天安门欢呼、游行庆祝的画面给江洋龙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非常自豪,也特别感动。”

江洋龙在 1960 年至 1966 年先后就读于日本大学应用地学专业、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地质矿物学专业。虽然大学学业繁忙,但江洋龙仍积极参与中国留日东京同学会的活动。1963 年周鸿庆事件时,江洋龙与其他华侨一起积极奔走,参与了营救周鸿庆的行动。1964 年在东京晴海举行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江洋龙组织众多华侨青年,并亲自担任了展品解说和警卫等工作。



1970 年代,在上海城隍庙与三哥福麟(左)合影

任会长。在东京华侨总会长长达数十年的工作生活中,江洋龙分享了几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事情。

1971 年因为工作需要,江洋龙前往广州参加广交会。这是他第一次回中国,在广州工作一个月后,他同其他华侨青年一起前往北京、上海、西安、延安、韶山等地参观学习。“到延安时,当地歌舞团特地为我们这些华侨表演了一场精彩的演出,让我们感到特别温暖。当地的老人曾经见过毛主席,跟我们讲了很多以前的故事。对于我们华侨来说,这次参观学习让我们受益颇丰。”

1971 年冲绳回归日本前夕,江洋龙前往冲绳出差。当时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前,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冲绳参加交流活动。“整个会场气氛十分友好,日本的民众对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这也算是预示了随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顺利实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江洋龙第一次回到父亲的家乡福建福清。当时那里还什么都没有,二层小楼,孤零零的电灯泡,是江洋龙对故乡最初的记忆。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经济开始腾飞,曾经的故乡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九十年代末以前回国探亲时,我们都会带一些衣物、家电用品等给国内的亲戚,可现在我身边朋友的孩子回去探亲,却被亲戚们给压岁钱,车接车送,真

的是今非昔比啊!”

作为在日第二代华侨,江洋龙一直在思考如何继承与发展第一代华侨留下的课题。在东京华侨总会任职时,江洋龙积极组织青年华侨回国学习交流,开拓眼界,增进对祖国的了解和联系。

1988 年,公益财团法人东华教育文化交流财团成立。东京华侨总会花费长达 30 年清理出满洲国汉奸的遗留财产资金,作为东华教育文化交流财团的运营资金。财团主要工作是对中国赴日留学生、日本赴中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并对中日间教育、学术、文化交流等提供资助。1996 年江洋龙被选为财团理事,1998 年开始担任财团理事长,直至 2018 年。

在谈及现在的中日关系时江洋龙表示,之前有调查称超过九成日本民众对中国没有好感,这是很异常的情况。现在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可以与周围的日本人相处的很好。在日常与日本人接触时,应该创造出可以自由交流意见的环境,求同存异,才能从根本上促进中日之间的理解与关系的改善。

“从新中国成立后,在日华侨和各界人士一直为中日关系的改善与促进做了很多努力与贡献。今年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我们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积极促进中日友好交流。我相信,今后的中日关系必然将会得到改善,迎来一个新的阶段。”(《旅日》)



1971 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冲绳



1990 年代初,唐家璇(现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访问东京华侨总会(左 1 为江洋龙)

## 为在日华侨们服务

1966 年,本想毕业后马上回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江洋龙被父亲阻止回国,但当时年轻气盛的江洋龙却执意要回国。争执之下,在上海的三哥托回国探亲的亲戚告诉他,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即

使现在回国,所学的知识也派不上用场。

与此同时,担任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的陈焜旺找到他,希望他可以在东京华侨总会工作。眼看回国遥遥无期,江洋龙决定“曲线救

国”,留在东京华侨总会,为在日华侨们服务。

在东京华侨总会,江洋龙先后在青年部、组织部、旅游部、华侨报等部门工作,1984 年成为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1992 年至 1998 年担

## 让外国朋友爱上中餐

□ 徐文欣

中餐是华侨华人对乡愁的慰藉,也是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窗口。在海外,有一群中国味道的讲述者,他们用独特的方式,让外国朋友爱上中餐,爱上中国。

### “最高端的生意只需要饺子配酒”

在法国巴黎最大的拍卖行对面,有一家东北饺子馆,不少艺术家在这里谈论着国际艺术品的拍卖业务。一名食客在社交媒体写道:“最高端的生意往往只需要饺子配酒。”

东北饺子馆的经理姚志祥表示,饭店是中国特色,顾客却以法国人居多。姚志祥在巴黎经营三家名为东北饺子王的店铺,最早的一家有 15 年历史。

在他看来,不同地域的中国

美食在法国愈来愈受欢迎。“以前,法国的中餐馆多销售左宗鸡等常见菜,大家对中餐的认识比较片面。但近年来,东北的饺子、西北的拉面都吸引了不少当地顾客,他们感受到特别的中国味道,自然会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

“我们在春节贴对联装饰店铺,以前总有顾客来问我们春节习俗。现在当地人了解春节了,问的人变少了,过来吃饺子的人更多了。”姚志祥说。

从脱口秀到包饺子大赛,姚志祥的饺子店已成为中餐文化的聚集地。他说:“我们邀请路人包饺子,当地人都非常高兴,记得有位小女孩,包完饺子还带回去送给朋友吃!”

讲述中国美食故事的人很多,有如姚志祥般的中餐业者,也

有用镜头宣讲中餐故事的华裔新生代,他们在家中、在餐厅、在路上……

### “中国有太多美食了”

在 Tik Tok 上,意大利华人小伙子 Nicola Jiang 有逾 65 万粉丝。他在西双版纳吃炸竹虫,在重庆吃重庆小面、还跟着温州当地渔民出海捕捞回各种小海鲜……

“中国美食最吸引我的是种类很多,而且味道很丰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我就把这些美食视频发在海外网站,大家看了视频很喜欢,还说想去中国旅行。”Nicola 说。

和大家介绍中国美食时,Nicola 习惯先介绍一下城市的美食历史和烹饪方法。在他看来,中国和意大利的食物有很多相似之

处——中国和意大利的最北部都吃腌白菜,南部都会吃辣。

Nicola 的粉丝主要是外国人和华侨华人。他说:“中国有太多美食了,我每一期视频的食物都没有重复,粉丝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未来我希望回到中国,去四川介绍街边小吃,去新疆吃烤羊肉串,去广东吃肠粉、叉烧包……”

### “美食让不同背景的人敞开心扉”

美食短视频博主“巴黎小郭郭”有逾百万粉丝,通过他的视频,海内外网友看到中国美食的制作过程,也感受着中国味道带给法国朋友的快乐。

小郭直言:“我 2011 年到巴黎,开始很担心因为语言问题交

不到朋友,没想到通过美食认识了那么多当地朋友。”在他看来,美好的东西是相通的,中国的美食足以让生活背景不同的朋友敞开心扉。

受疫情影响,小郭去年留在法国过年,于是便和朋友约好在春节小聚,结果因为准备得太充分,竟把聚会变成了小型庙会,深受法国朋友喜爱。庙会上,既有中式甜点、拉面、饺子等美食,又有中式窗花、剪纸装饰,还有留学生带来了华人老奶奶自己种的山楂。

小郭感慨:“疫情防控期间,大家多少有些压抑,但美食可以缓解焦虑。看着大家吃完中餐后的满足与快乐,我自己也通过中餐收获了温暖与感动。”

(中新社报道)

天下美食

